

我的中医世家

◆ 张立人

家有五代传衣钵

退休了，我这个人不喜欢钻在麻将堆里，而是宅在家上网，看书。书房架上满眼都是各种各样的书籍，这次恰逢老家要动迁，趁这个机会清理，能扔的都扔了，唯独那本祖传中医秘方手抄本不能扔。它代代相传，承载了我家五代中医世家的衣钵。

这本医学手抄本封面虽然已斑驳驳驳，可书页上密密麻麻、用小楷毛笔写成的各种中医秘方楷字仍旧清晰可见。手抄本内书写的内容囊括中医伤科、妇科、儿科、皮肤科等等各种疾病的药方，细细看来，都是中草药的正确配伍和适当剂量。

家里还有一台“研药铁船”。它重达15斤，长约51厘米、宽约20厘米，其中还有直径16厘米的滚动“压轮”，是先祖唯一的一件被珍藏至今的宝物。这个很有意义的器具遗物，见证了我们的百年中医世家，也将继续在我们张家得到保存。

“笑掉下巴”妙手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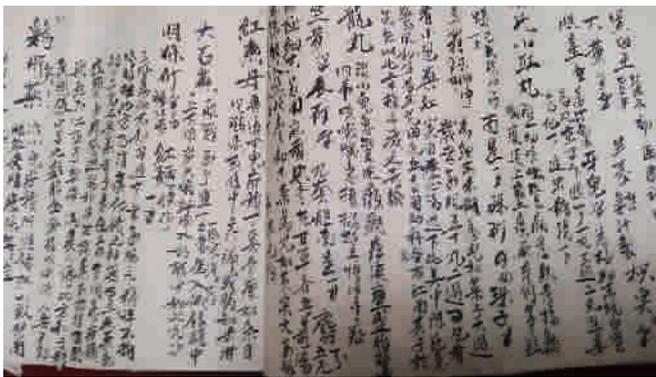
听爷爷说过，我们世家祖代都行中医。他曾打趣地说，当时他们为了相互之间行医不抢生意，各有分工，很有默契：有的管内科，有的管外科，有的管儿科，有的管伤科……其中，爷爷管中医儿科；伯父和堂叔分别管内科、皮肤科；我父亲则是行伤科的，至他已属于第五代了。

我对从医不感兴趣，后来当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。但毕竟家有医生，耳濡目染，祖辈们的行医往事，尤其是父辈的医德仁术依然记忆犹新，点点滴滴时时浮现在脑海……

小时候，父亲在家给人家看病，燃艾草针灸、推拿、拔火罐、敷药……针疗间里浓浓的烟雾缭绕，药味弥漫一屋，每当此时，我总是逃之夭夭，不愿意受如此这般的“熏陶”。可是如果发现有人猫着腰，或者有人陪着一脸痛苦的样子进了门，我又会带着好奇心，偷偷地在旁边待着，要看个热闹。只见父亲采用伤科医生惯用的方法：一问二摸三观察，顺手比摸患处，就已知道个究竟。诊断后，他又以“稳而有劲，柔而灵活”的手法施以治疗。他把病人小心翼翼地扶在那张并不宽敞的硬木床上，七推八拉的，硬是在几分钟之内，就令病人当场试着下床，走走看。哇，灵了！那犯病者一下舒服多了，可以走路了！

更有甚者，你知道吗，人间真有“笑掉下巴”这种事。一次我家来了一位四十开外的妇人，由她丈夫陪着，进门时不知道为什么总咧着嘴巴。原来，她们一家人在一起说笑时，她一阵大笑后，嘴竟再也合不拢了！她丈夫说，他们跑了几家医院，哎，没人会上手。你看我爸爸这么来着：他用一条干净的毛巾包裹好双手，两手大拇指抠进她人口内，其他手指紧紧托住下巴，来了个按、提、推这么几个动作。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哈，妇人的嘴巴一下子能动了！

在我父亲诊治的病例中，小儿的胳膊肘脱臼很常见。小孩自己有跌跌了跤，手着地，或者大人不小心牵拉不得法，都有可能脱臼。这对我爸爸来说，小菜一碟：首先，小孩由大人在后边反抱着，端坐在凳子上；然后，我爸爸两手协作，拔、推、提、拽等手法一气呵成，小孩的手臂当场活动自如。有意思的是，不管你信不信，这一招我也学会了。我虽然没有从医，但是，因为耳濡目染，天天身临其境，也学会了复位的技术。左邻右舍中，有人脱臼，只要上门求助，我也会采取



■ 中医秘方手抄本



■ 「传家宝」研药铁船

“问清原因”、“排除骨折”、“综合观察”、“着手复位”这几项步骤，为病人解除痛苦。

“洪荒之力”誉满乡

父亲承袭了祖传医术手法。他曾经给我说过推拿为什么能够治病的原因：一般认为，推拿疗法有调节神经功能，增强身体抵抗力，以及舒筋活血、通理关节等作用。在医治腰腿痛方面，我父亲对那些折了腰伤了背的病的人的医治确实有独到之处。必要时，父亲会让病人与他一起背背背而立弯腰上翘，蹬几下，还得左右摆动，目的是伸展患者的脊柱，这叫作腰引伸法。碰到大块头病人，父亲不免弄得大汗淋漓。而遇到腰间盘突出症或者腰肌劳损的病人时，父亲会让病人脸对床躺卧在床上，然后他双手拉着头顶上悬挂着的铁杆，行轻功双脚一踩一松，有节律地踩着病人的背，促使复位。这叫腰部脚踏磨蹭法，看上去，挺厉害的。说实话，做一个伤科医生，“动手动脚”，要耗尽“洪荒之力”，还真的蛮累的。

应该说，现在像我爸爸这样的伤科医生，已经很少见了。当时百十里外的病人都会慕名而来。如今，虽然父亲已过世，但我们附近村里的人对我们“张家中医”还有着深刻的印象，可谓是誉满乡邻。如果你有机会来，一提起我爸，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：“张医生啊，佢当然记得，他在世时，我们有什么腰酸背痛都要找张医生的，亲眼看到张家医生待人和气，医术高超。”你还可以听到一些经过我父亲看过病的人，都会对父亲的医术啧啧称奇，对我张家中医的医德人品赞不绝口：“张医生这个人真是‘好起好来’（方言：意思是真的很好），勿管依是有钞票的，还是穷人家，只要来看病，都是一样对待的。”

以身试药人间颂

除了我父亲，我爷爷、伯父、堂叔，都是技艺高超的中医专家，他们分别在儿科、内科、妇科以及皮肤科等领域颇有建树。

我伯父在中山医院是很有名气的中医内科教授，他是1956年时就进中山医院工作的，从医近70年，与前不久刚过世的全国著名中医专家、国医大师颜德馨是老同学。他擅长中医妇内，尤其对于那些不孕不育妇女的治疗有“灵丹妙药”。

伯父待人亲切随和，平时总是带着微笑迎接病人。而每当下班后，节假日，常会有近邻远亲、甚至是七村八乡的人来找我伯父看病。遇到卧床不起的病人，他必须得上门诊疗把脉，但从来不收额外治疗费用，对经济困难的病人更是不愿意收一分钱。有病人痊愈后送钱物表示谢意，他会这样解释：反正这些草药是自己采集的，不用花钱，买来的也是很便宜的。

说是这样说，真的可不那么简单！小时候，我们总可以看到他把自己采集来的各种各样的中草药，经过筛选、清理、晾晒，再配用从药房采购的药材亲自动手加工合成，制成一味味临床草药。每一剂他都会亲口尝一尝，必要时甚至会在自己身上做试验，验证药效。1968年10月，市里要求卫生部门派专家医生到浙江湖州等农村下乡支医，我伯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毅然决定报名参加。在当地，为了治愈贫下中农的一种顽疾，病人需要服用有特效的一味中草药。伯父明知这是一种有一定毒性的草药，但为了了解服用这种草药的最大剂量，不惜以身试药，竟然吃到周身发热，嘴巴麻木，神志恍惚的地步！

最难能可贵的是，对于自己去世后的处理，伯父摒弃旧俗，说服家属，生前就和在徐汇区中心医院工作的堂叔有个约定：两人去世后海葬。后来又觉得海葬太可惜，于是，双双又商定去世后遗体捐给医院，用于医学研究。伯父96岁故世，我们家属根据他生前的遗愿，就在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山医院举行了追悼会，并把他的遗体当场捐献给了医院。作为后辈的我们，对父辈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充满了敬意。上海市红十字会在上海福寿园专门辟出一块纪念陵园，那些遗体捐献者的姓名镌刻于一座座两米高的“石书”上，让逝者的高尚在人间永远传颂。这上面，就有我的伯父。

我们中医世家的故事还有许多，现在我有闲工夫了，很想写点父辈行医的回忆录，给后辈看看。我想，如果祖上的医术可以得到延续多好啊！多么宝贵的“医学遗产”！回想起来，我爷爷生前曾寄托过他的愿望，希望能把我们世家祖传中医代代相传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唯独我叛逆了爷爷的意愿，没有继承父辈的家业。还好，目前我们这一代还有三位后辈分别在上海的大医院就医，这也算是对父辈们的告慰吧。

犹记那年传复抄

清理书架，翻出一摞陈旧资料，内有牛皮纸封面的薄纸本。翻开一看，歪歪斜斜的墨水字迹已浅淡：梅花档案。抄于1974年5月6日-19日。再看内文密密麻麻的钢笔字，即刻忆起40多年前誊写手抄本的日子。

1974年我读中学，有一次，向同学借得一册手抄本《一双绣花鞋》，刚看几页，就被故事中阴森的老宅、幽谧的石阶、神秘的绣花鞋深深吸引。那晚一夜没睡，连看三遍，因借时有约：第二天上学必须归还。

后来几天，满脑子都是书里摄人心魄的情节：侦查员沈兰打入特务头子林南轩家；获取破坏山城的机密计划；搜寻放置炸药的图纸；计擒潜伏特务林晶……想到故事的紧要关头，恨不能马上把书拿来再看一回。没几天，又从同学手里借到手抄本《阴阳铜尺》，故事更加离奇、精彩。正好同学要去乡下串亲戚，二十几天才回来。不能再留遗憾了，而且时间如此宽松，我何不也抄一回！于是买来白纸裁订成本，准备抄写。

但去哪里抄成了问题，父母不允许在家抄。找来找去，发现图书馆阅览室是抄写的好地方。我把手抄本拆开，带到阅览室十多页，坐在角落的桌前，把拆页压在一张《人民日报》下面，白纸本第一页抄几行“报纸”，翻过一页写“手抄本”，发现有同学注意，立即全移至“报纸”。这样抄了两周，一本86页的手抄本完工。抄完细看，填改丢、错字，读完后感觉仿佛不是抄来的，是自己刚刚写完的惊险故事，颇有成就感。

自己有了手抄本，便与同学“换抄”，不到半年，我抄完了《叶飞三下南京》《绿色尸体》《13号凶宅》等十几本。清晰记得，有一次把自己抄的《地下堡全覆灭》借出换抄，还回来却是另一种抄本，不知道是谁拿错了，还是我的抄本又周转出去了？看着陌生的字迹，许多细节也与自己的抄本不同，本来熟悉的故事，又读出一种另类感受。

时光进入80年代，中国文化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，各种当年的“手抄本”陆续正式出版，我相继在书店买到曾抄过的《远东之花》《一缕金黄色的头发》《一百个美女雕像》等书，读过发觉，情节、内容远比手抄本连贯、丰满，才知在传抄中，有人丢节删章，弄得残缺不全。

多年缺憾一日偿

有一次，我借得一本前后撕去多页的书，书脊也无字迹。虽无名无头尾，内容却万分引人：一个叫巴克莱的美国人带领中国考古队，在一个神秘山洞找到一支青铜剑，在深山老林又发现古代部

落虎族遗留下的珍贵文物。可后来，文物突然失踪，一名考古队员下落不明，大家分成几个小队出去寻找……故事到这里，书页撕没了。虽如此，我还是把残本抄了下来。但书叫什么名字？精彩的开篇、神秘的结尾究竟如何？简直成了我的心结，曾问及许多爱看书的人，都没有答案。我甚至曾给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写过信，简要讲述了书的内容，请求告知书名、作者等。不久，出版社回信说：光凭书的故事很难查询，要说清是那家出版社出的，才能找到答案。

直到2008年，我结识了一位退休教师老田，一次闲谈，我提起那本书，老田听完说：“这本书我年轻时看过，但记不起书名，哪天去学校图书室找找。”

没几天，老田兴冲冲地带来一本书：“你说的书找到了！”我接过一看：《古峡迷雾》。激动中翻开书页，把没看过的页码一目十行地粗读一遍。再细看，作者童恩正，上海少儿出版社1960年出版。

我用3天把缺少的5千多字全部抄完，订成一部新的手抄本，才长长舒了口气：40多年，这本书终于抄完整了！

抄出充实新生活

如今退休了，何不捡起抄书的老爱好？想到此，即刻找出纸笔，照一本《名人名言》抄起来，不到1小时就抄完3张。拿起来仔细端详：久不动笔，字迹有些翘起，但整页看还是规范工整，让人心舒意爽、乐趣油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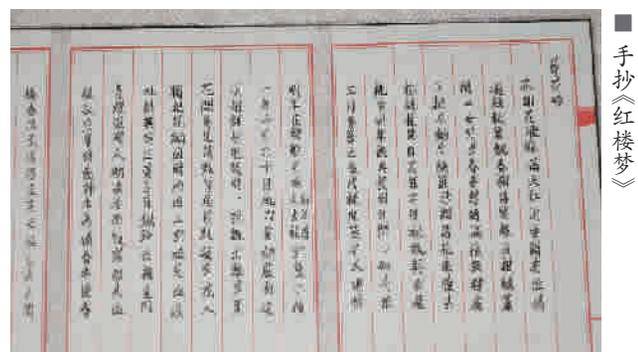
从那天起，我每日要抄上几页。有一天，老友来访，他看了抄页，说：应该按古籍版式抄，然后装订成书，既规范又有收藏价值。在他的启发下，我买来宣纸，到印刷厂切成大16开，打上红框黑格，这回抄完再看，果然素气雅致，古色古香。拿给孩子们看，他们高兴地叫道：“老爸太伟大了，这可不是手抄本，是艺术品、一笔财富啊！”我知道这是鼓励，但想，百年之后，抄本如能保存，虽谈不上艺术、经济价值，却是不可替代的留念。于是，我开始系统地抄起来。

《唐诗宋词》抄完，装订成上下卷，请一位爱好书法的老友题写“书名”，他翻阅一阵，说：“抄得非常工整，就是字缺少章法。”听了这话，我顿有所悟，第二天买来硬笔书法字帖参照临摹。不久，我的硬笔楷书、隶书也写得有模有样，一年多后，还在全市硬笔书法比赛中得了二等奖。

如今，抄书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近两年时间抄完了《红楼梦》《唐诗宋词》，不但全部成“书”，还把年轻时的手抄本也都重新装订，面貌焕然。闲来翻翻“抄”的书，品味苦中有甜，累中有乐的时光，不但舒心悦意，也深悟出，抄书，寄托着的是精神追求，是那份充实的岁月情怀。

抄书情怀四十载

◆ 周铁钧



■ 手抄《红楼梦》